

黑雨

井伏鱒二 著

宋再新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HEAVY

恐怖
了解”
了
比
的
《黑
坛

黑 雨

■ 侄女的婚事 ■

[日] 井伏鱒二 著

王新 译

社
都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周 明

熊 雨

井伏鱒二著 宋再新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2.625 插页4 字数194千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7,500册

书号：10118·835

定价：1.17元

的恐怖
地了
解雨》。”
抓住了
案，比
义者的
使《黑
在文坛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的日记体小说。小说通过记录性的描写，再现了广岛原子弹轰炸的全景和当时濒于战败的日本社会。强烈地表现了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鲜明态度。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 B—29 型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原子弹轰炸。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夺去了近三十万人的生命，日本人民忘不了这血的教训。战后，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以原子弹轰炸为题材的所谓“原爆文学”，其代表作首推井伏鱒二的《黑雨》。

故事发生在日本广岛县的一个小山村，主人公闲间重松经常为侄女矢须子的

婚事操心。每当有人给矢须子提亲时，总有谣传说矢须子在广岛碰上了原子弹轰炸，患有原子病，以致亲事总不能成功。为了证明矢须子没有患原子病，闲间重松将矢须子在轰炸前后写的日记抄了一份准备送给媒人，同时也将他自己的日记抄了一份作为佐证。就在日记要抄完时，矢须子的原子病发作了。原来原子弹爆炸时矢须子虽然不在广岛，却在郊区被含有大量放射性尘埃的黑雨淋过；后来又随闲间重松在广岛废墟转了一圈，从而染上了原子病。为了使矢须子增强战胜原子病的信心，闲间重松又将一个被原子弹炸伤几乎死去的军医的日记给矢须子看。可是矢须子的病一天天恶化，万般无奈，闲间重松只好对天祈祷，希望能出现奇迹拯救侄女的生命。

小说《黑雨》中所描写的都是些小人物，但作者用平实的白描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让读者自己去思索、找答案。

——

这几年来，小畠村的闲间重松为了侄女矢须子的婚事，总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他已经意识到：不仅是过去这几年，今后还不知要为这事儿揪心多久呢，就象欠了好几笔债似的。说起来这虽然是一件挺简单的事，只是因为矢须子找不到对象。但是，由于有人说矢须子是原子病患者，这事就变得复杂了。

在广岛市东四十多里^①外的这个小畠村，有人传说在战争末期，因政府战时征用妇女，矢须子被征到广岛市第二中学劳动队炊事班工作，正好遇上了美军的原子弹轰炸，因而染上了原子病。有的人还说重松夫妻是故意把矢须子患有原子病的事隐瞒

① 指日里，一日里约等于3.9公里。

起来了。就因为有这么些流言蜚语，矢须子一直找不到对象。有时也有人到邻居那里打听情况，要给矢须子提亲，但是只要一听到这些传说，就立刻煞住话头，唯恐避之不速。

广岛第二中学劳动队是八月六日^①在广岛市西部一个叫天满桥还是什么桥上听训话时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就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学生们已是满身灼伤，可是带队教官还是让全体学生用低沉的声音齐唱“奔向海洋……”。歌声刚落，教官便下命令“解散”，然后带头跳进了大河。随后学生们也都跟着跳了下去。只有一个学生好不容易逃了回来，才把这件事传开。据说这个学生不久也死了。

说矢须子在第二中学劳动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谣言，可能是从广岛跑回来小畠村的“报国挺身队”队员那里传出来的。然而说矢须子在广岛第二中学劳动队炊事班工作过，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即便是矢须子真的在炊事班干过，一个炊事班的女子也决不会到师生们唱着“奔向海洋……”跳进河里的那个地方去。事实是，当时矢须子是在广岛市郊古市镇的日本纤维公司的古市工厂工作，担任厂长

^①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这天美军在广岛上空投下了原子弹。

富士田的传达和收发。日本纤维公司和第二中学根本沾不上边儿。

矢须子到古市工厂工作以后，就住在广岛市千田街二段862号她叔叔重松家里，同叔叔婶子一起生活。她每天都和重松同乘开往可部的电车到同一工厂上班，跟第二中学和劳动队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有一个第二中学的毕业生当兵到了中国华北，在收到矢须子做的“慰问袋”之后，曾给矢须子寄来了过于郑重其事的感谢信。此后不久，又寄了五、六首和歌^①来。矢须子把这些和歌拿给婶子看，她婶子看了之后说：“矢须子，这不是情歌吗？”重松还记得，老伴儿这般年纪说这话时还羞得直脸红呢。

战争期间，军事当局发出了言论统治令，禁止传播一切流言蜚语。通过建立传阅板^②组织以及采取其它种种手段，简直把人们的日常话题也统治起来了。可是到了战后，什么劫道啦，强盗啦，赌博啦，关于军队囤藏物资走私啦，谁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啦，关于美国占领军的传闻啦，各种各样的小道消

①和歌为日本诗歌形式之一，共三十一首。

②传阅板为日本在二次大战时期实行保甲制度时，用于传阅政府通知的小木板。

息充斥市井，到处流传。但时间一长，那些谣言和传说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若是关于矢须子的传闻也象其它传说那样自生自灭的话那该有多好。可事情却不那么简单，每当有人来给矢须子提亲时，总是有人旧话重提，说矢须子曾在广岛市第二中学劳动队炊事班工作过。

最初一段时间，重松想要查出这谣言到底是谁散布的，可是，原子弹轰炸时在广岛市内的除了重松夫妇和矢须子之外，就只有曾是“报国挺身队”队员的那些青年和劳动队队员了。所谓“报国挺身队”，是由县内各郡^①征召来的由青年组成的义务劳动组织，专门从事强行拆毁过密民房以防遭到轰炸时火灾蔓延。小畠村的青年都被编进了神石郡和甲奴郡混合成立的叫做甲神部队的组织。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拆毁民房，即先用锯子把房屋所有的柱子都锯到快要断的程度，然后在房梁上拴上粗绳子，二、三十个人一齐用力把房子拉倒。平房不 那么 容易倒，要大家使劲拉，房子才会嘎吱嘎吱地倒下。要是二层楼房，那就容易得多了，使劲一拉房子便轰然而倒，土烟随之而起，五、六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之后人还走近不得。可是甲神部队的队员和劳动队队

^①日本旧行政区划之一，县辖郡

员到达广岛的第二天，刚要动手干活儿就遭到了原子弹轰炸。除去当场死亡的之外，其余的人都被烧得焦头烂额，送到了广岛市周围的庄原、三次、东城等地的收容所。因甲种部队和劳动队员非死即伤，小畠村的民间消防团员也乘着烧木炭的汽车开进了挨炸后的广岛废墟。接着，在停战的那天早晨，参加义务劳动的青年劳动团员们也被派到三次和东城的临时收容所去寻找本村的伤员。青年劳动团员们临出发时，在劳动团代理团长出席的送行仪式上，村长还向劳动团员们发表了送行演说：

“诸位，当此战时工作繁忙之际，大家辛苦了。事到如今，不言而喻，诸位要带回来的都是被火烧伤，身上大片大片起了泡的伤员。因此还望诸位多加小心，务必不要使伤员再蒙受更多的痛苦。敌人使用所谓的新式武器袭击了广岛，使居住在广岛多达几十万的无辜平民瞬息间被抛进了阿鼻地狱中，备受煎熬。据从广岛逃回来的“报国挺身队”队员说，新式武器把广岛市街炸毁的时候，几十万人发出的呼唤救命的哭嚎声，如同从地下涌出来的一样撼天动地。在从广岛回来的路上，看到福山市街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他们说，看到这一切，感到心情非常沉重，这才明白：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但

是，战争还在继续，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诸位是作为义务劳动团员去接战友的，希望将你们手中的竹梭标妥为保管，这是血战到底的标志，切勿丢失为要。在这拂晓前的黑暗当中，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给诸位送行，实在遗憾之至。此乃时局所限，尚望诸位谅解。”

村长演说结束后，向八十多个前来送行的人举起双手喊道：“现在让我们为送劳动团员踏上征途而三呼万岁！”

在万岁声中，劳动队员们分成三队，分别向三次镇、庄原镇和东城镇出发了。大家都默不作声地跟在马车后面走着。向东城镇进发的一队走到小畠村和东城镇之间的油木镇时，在路旁农家房檐下的走廊坐了下来，大家开始吃自己带的午饭。这时听到屋子里的收音机播出的重要广播^①。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牵马缰绳的那个人开口了：

“今天早上村长的送行演说也太啰嗦了点，对吧？”

这句话开了个头，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议论起带来的竹梭标该怎么处理的问题。最后，经大家商量决定，把这些竹梭标作为礼物留给借走廊让他们休

^①指日本天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亲自播送的投降声明。

息的农家了。

东城镇的伤员收容所是利用一座旧建筑凑合着安排的，有两个管理人。但是对这些伤员该怎么办，大家都感到束手无策。被炸伤的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铺席上。这些人脸上都烧得破破烂烂的，根本无法辨认谁是谁了。有的伤员头上除了原先缠着头巾的那一圈皮肤还是好的外，其余部分都被烧坏了。有的人的脸颊象老太婆的乳房一样耷拉着。尽管伤员们的伤势如此严重，但他们的耳朵还都能听见，所以还能一一问清姓名。遇到身上一丝不挂的人，就用墨汁将姓名写在好皮肤上；如果身上还多少挂点布条，就把姓名写在那布条上。伤员们在痛苦地呻吟着、扭动着，不住地变换位置，所以这种写姓名的办法虽然看来有些野蛮，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简直无法把这些人辨认出来。一个义务劳动团员问管理人说：

“医生都在干什么呢？为什么不给伤员治疗？”

其实医生也不知道对这种伤员究竟该怎么治，所以不敢贸然行事。据说医生们对伤员火伤以外的痛苦是由什么原因所致简直一无所知。不管怎样，还是给六个伤员注射了吗啡镇痛剂，缓和了一下他们的苦痛。而且医生手中也只有这几支注射药了。

这些都是后来一个从广岛撤回来的义务劳动团员告诉重松的。这时重松自身也出现了原子病症状：干农活时稍稍多使一点劲就感到浑身疲懒无力，头上起了一些小疙瘩，用手拔头发，一拔就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得疼。一有这种症状，重松就得注意充分休息和加强营养。一般受原子弹袭击而患原子病的人的症状都是无缘无故地感到浑身无力和身体沉重，过几天头发开始脱落，最后筋疲力尽，衰竭而死。对于原子病患者来说，在发病初期感到身体疲懒时，最重要的就是注意休息和营养。那些不注意休息硬要干活的原子病患者，最后就会象马马虎虎移栽的松树一样，逐渐枯萎死去。在小畠村周围的村庄中，有人以为自己已经幸免，象正常人一样健康地从广岛回来，拼着力气干了一、两个月的活儿，最后卧床不起，一个星期或十来天之后就死了。只要身体的某一部分呈现出原子病状，就会感到一种特有的疼痛，肩膀和腰疼起来也和其它病症的疼痛截然不同。

巡回诊疗的医生已经明确诊断重松是得了原子病，福山市的藤田医生也给他下了同样的诊断。可是矢须子绝对没染上原子病。找有相当水平的医生做了健康检查，还在保健所接受了原子弹受害者的

定期检查。经过查血球计数，蛔虫、小便、血沉、叩诊、听诊和其它各种检查，结果均无异常发现。这次检查是在战后四年零十个月时做的。正好这时有人给矢须子提亲，这门亲事对矢须子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对方是山野村某世家的少爷，不知在什么地方看上了矢须子，然后托人来做媒。问了矢须子，矢须子也表示同意。重松盘算着这回再也不能让原子病的谣言传出去，把这门亲事弄吹了。于是请了一个有水平的医生给矢须子写了健康检查证明寄给了媒人。

办完这事，重松松了口气，对老伴说：

“这回肯定没问题了。真得要小心又加小心才行。这阵子时兴结婚前先交换健康证明嘛，对方接到健康证明或许不会感到奇怪的。听说那个媒人的丈夫原来是当兵的，大概也懂得这套城市时兴的新规矩。哎，这回是没问题了。”

重松对自己这一手颇有些自信，但万万没想到他这种细心又细心的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媒人好象从哪家打听到了矢须子的事，于是给重松来了一封信，说想要了解一下从原子弹轰炸之日起到回到小畠村这期间矢须子在广岛的行止。并说这只是她作为媒人个人的希望，并非是求婚者本人的要求云

云。

重松再一次感到自己是欠下了债。老伴把这封信看完后，一句话也没说，把它递给了矢须子，低着头进了里屋。矢须子也跟着进去了。过了一会儿，重松朝里屋看了看，见老伴把脸靠在矢须子肩膀上，两人都在抽泣着。

重松叹了口气：

“唉，这回是我把事儿弄坏了。可是，凭谣言就说人家有原子病，这又算怎么回事啊？不行，咱们还得再想办法。”

话虽然是这么说，其实也不过是宽宽心而已。

矢须子慢慢站起来，从衣柜里取出日记本，默默地递给了重松。这是矢须子昭和二十年的日记，封面上印着太阳旗和海军军旗交叉的图案。住在广岛千田街时，吃过晚饭后矢须子总是趴在矮腿饭桌上记日记，就是再累也不中断。

矢须子的日记是用简单的五、六句话把一天的事概括一下，用这种方法记四、五天，然后到第五天或第六天头上再把这几天的事情总结起来详细记录。这是重松很早以前就使用的记日记的方法，重松把这个方法教给了矢须子。每当回家太晚或晒得

①昭和二十年，即一九四五年。

不行的晚上，记日记就简单从事，由此就创造出这种方法。重松把这种方法称做“缓急式”日记法。重松觉得不管怎样也有必要把矢须子的这些日记誊出来送给媒人。于是他就把矢须子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以后的日记照抄了下来。

八月五日

向富士田厂长交了明天要请假的假条，回到家收拾东西，准备转移到别处去。这些东西里有：婶婶的日本式礼服、三根腰带、三件冬装（其中有一件是曾祖母嫁到闲间家时穿来的黄八丈^①布料做的，这可是件珍贵的衣服）、四件夏衣，叔叔的冬用晨礼服以及夏天和冬天的日本式礼服、短和服、两套冬天的西装、一件衬衫、一条领带和一张毕业证书，我的冬、夏礼服、两条腰带和一张毕业证书，这些都用粗草席打成了包。我的挎包里装了三合^②米、日记本、钢笔、私章、红药水，三角巾等。

（转移出去的东西在战后第二年人家原封不动送回了小畠村。——重松后记。）

①黄八丈是日本伊豆八丈岛特产花布。

②一合约等于0.18公升。

半夜，响起了空袭警报，美国B—29轰炸机编队飞过了广岛上空。三点钟左右空袭警报解除了。叔叔值夜班回来说，前几天B—29飞机在小畠村附近撒下的传单写道：“并没有忘记轰炸府中镇，等着瞧吧。这几天就要来炸你们！”这些传单看起来象只是搞搞精神战而已，但是令人觉得有一种不寻常的恐怖感。看来府中镇也许还是难逃轰炸的。前几天听从山梨县来的人说，在空袭甲府之前，B—29撒过用漂亮的铜板纸印的小册子，上面有关于美军占领下的塞班岛^①还是什么岛上的日本人有足够的粮食，过着愉快的生活的报导。在广岛早就看不到什么铜板纸了。

三点半睡觉。

八月六日

早晨五点半，我坐上能岛开来的车，把行李转移走了。在古江镇看见了强烈的闪光并且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还看到了广岛市街那边冒起了火山喷发似的黑烟。回来时在官津坐

^①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占领的太平洋小岛。美国攻占该岛时，日本军方曾宣布岛上日本人全部战死。